

不能构思，亦实日为宾客所苦，如今日大早刘牧庄至^①陆续至，曾重伯至，日夕始去。直费一日周旋之力矣。

光绪八年壬午岁五月十五日庚子。蔡辅庭镇军赴云南，便致刘荫渠制军一信。又复余吉甫一信，又复刘肇溪、高粹之、吴晴研及鹤九四信。杨云阶、张笠臣过谈。笠臣见寄荫渠制府书，以为有关天下大计，早至云南，当有裨益，蔡黼庭沿途耽延，不如由驿驰递之速。笠臣于盐法本末，言之历历，而以道光以来，纪纲废弛，其源由部臣之失其职，一切漫无稽考。如淮南引额，终曾文正之世，未一报部。沈文肃略报引数，而（消）〔销〕行多少及一切章程，户部竟无由知，惟一汇报其收数而已，户部亦遂听之。而后知国家之失治理，万事毁坏，立计者莫敢顾问，而因以成乎莽莽泯泯之天下，其所从来固远矣。晚过曾沅浦宫保谈。

十六日。数日前郁热至不可耐，至十四日北风凉甚，十五日雨，今早大雨，夹衣不足，加着棉衣矣，于时令极不宜，而寒热反复，一日数变，中土人心为之，而天象应焉，非偶然也。闻湘阴、浏阳皆有虫患，此亦自然之应。接潘小农、周步瀛、黎恕堂、瞿景伊、左长卿及区维瀚各信。

十七日。谭心可、左子翼、陈伯严过谈。子翼交到左季高中堂一信，常熟道中所发也。是午邀石慧夫、黄莘田、蔡黼庭、蔡竹泉、邓少珉、周德生、易赞周小酌。谭心可述及江南情事，以王勋农、左子翼相比，于声名极为有碍，闻之恍然。

十八日。专李祥凯赴上海，寄唐景星、徐雨之、张叔和、郑陶斋、姚彦嘉、刘省庵各信。即托左子翼分示祥云轮船，就便赴汉口，并寄张笠臣一信。李梅臣及寅伯过谈。笠臣赴汉口，留示

^①此处疑有脱文。

永茂秋、春二纲，以大富贵寿考为记，七十三、七十八号应编作永茂贵记；颐孚泰春、秋二纲，以霖雨思贤为记，一百廿一、一百廿六号应编作颐孚泰霖记。姑录于此，以备遗忘。永茂者，江西永丰曹迪吾所立号也；颐孚泰者，浙江仁和吴璟所立号也。

十九日。接李瑞南、易小亭、聂仲芳、吴莼庵及经笙各信。回拜陈葵心、邓鸣之、左子翼、陈伯严，并诣曾沅浦宫保、邓春田、陈舫仙谈，始悉办理盐务已至决裂，恪靖于此行之过急，条理原未分明，亦由声名过大，指摘者多致此，非无由也。沅浦宫保处兼晤李梅臣、韩勉吾、曾重伯一谈。

二十日。雨，寒。接方柳桥、邓直卿、李宣伯、易淑子各信。又接张子遇一信。见《申报》五月初七日，刘荫渠已奉内召之命，接任滇督者岑彦卿也。既构英人之难，又欲使之构难法人，李兰生主持所议，贻误国家，岂有穷极！致陈舫仙一信，以所论盐务八条，属其转达恪靖。恪靖规复引地一折，朝廷似已心疑之，因鄂抚彭芑庭奏称宜循旧章，遽奉旨允准，中云或淮或川，朝廷并无成见。是并盐法蔑裂之。政府用人行政如此，殆不知所税驾矣。

廿一日。雨，寒。接董厚斋、施澄侯、杨星堂各信。意城信论张笠臣之为人，吾谓笠臣营私嗜利，是其本相，无害其为才术之士也。独以今时行径言之，乃似市井大猾，巧于相骗，而狠于相欺，殆不复可与言交矣。子瀚营利之意适与相感召，亦由其母留止其日本之行，以度岁为期，乃使承受此累。吾本无营利之心，笠臣亦不一与计议。其赴江南，来言增引之议幸成，亦承票运乎？吾谓价廉则诸子分受其一，否即不受也。笠臣初以三千一票相许，盖为此也。子瀚承之，而加至四千五百，又尽催取之以去。使出于笠臣之手，吾亦不必汲汲缴价矣。区区所损失，不足校论，独自念素无营利之谋，一与笠臣为缘，而固已受其累，何以能自立？